

叙述动力视域中交际称谓的动态语境顺应分析*

张从益

(湖南工程学院,湘潭 411104)

提 要:交际称谓的选择就是对各种语境因素的顺应。各种语境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交际称谓的顺应。这种顺应不仅是对个人文化背景的顺应,而且因为个人始终是社会一分子,其背景也会受到社会大背景的影响,因此这也是对社会文化背景的一种动态顺应。在动态顺应过程中,个人文化背景和社会大背景作为内外动力源因素驱动着交际称谓的发生与顺应。

关键词:语境顺应;叙述动力;交际称谓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0)03 - 0114 - 4

Analysis of Dynamic Contextual Adaptation of Communicative Appel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Dynamics

Zhang Cong-yi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411104, China)

The choice of communicative appellation depends on various contextual adaptations which interact and exert great impact on the adaptation of communicative appellation. Such an adaptation, a dynamic one, applies not only to personal backgrounds, but also to social ones, due to the fact that an individual is by definition always a member of social group,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can be naturally thought to represent the driving forces of communicative appellation, i.e. the narrative dynamics.

Key words: contextual adaptation; the narrative dynamics; communicative appellation

1 交际称谓的动态语境顺应内涵

“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特别是必须顺应交际的环境和交际对象……”(王欣 2008: 103)叙述动力视域中交际称谓叙述的动态顺应分析可以理解为内外发生途径的称谓叙述的动态顺应研究。这种研究至少涉及社会语用学、叙述学和动力学。因此,它既是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又是叙述动力理论的内外发生理念与交际顺应理论的动态顺应思维有效结合的研究。

范叔伦(J. Verschueren)认为,“交际顺应问题是语用学的核心问题,因为交际具有顺应性”(Verschueren 2000: 136)。顺应理论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中是一个热门话题,又称言语顺应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语言顺应理论(language adaptation / linguistic adaptation)和交际顺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

commodation theory)。不管如何称谓,其研究内容都与叙述动力源因素有关。

“叙述动力”是叙述的发动和推动力,具有社会和个体两个源点。一是社会整体都处于一种“循环、运动”之中,而且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形成一种惯性”,成为“一种原动力”,我们用叙事切割下来,其动力系统也保留在该叙述之中。二是“个体的叙述,是经过调整和组织化的叙述动力的重新配置”(刘恪 2006: 151)。从社会和个体内外发生机制出发,考察叙述动力的形成问题说明,交际称谓的叙述必然由一个外部力量驱动,而且都会被一个呼应的内在隐秘力量支配。“叙事使我们了解世界,获得经验直至最后理解我们自身的主要体现”(Kerby 1991: 172)。

叙述式称谓古已有之,如“二叔”这一称谓,它既标明

* 本文系 2008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构建英语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173)的阶段性成果。

与自己的辈份差异,又标明与自己父亲的具体关系。但仅称“二叔”,其使用域则限于自己家庭范围内;但是在整个家族中,有资格称为“二叔”的人可能不只一个。所以,称谓虽同,而关系远近却不同,因而对“二叔”的情节叙述清晰明了。尤其是通用交际称谓,由于它的普适性和特定性,其叙述性更为明显。汉语常见的交际通用称谓词有“先生、女士、太太、小姐、姑娘、同志、师傅”等。这些称谓在人际称谓系统中叫做通用交际称谓。交际称谓属于社会称谓范畴,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时使用的一种称谓。它实际上是一种礼貌称谓,主要用于社交场合或者以书面语形式出现在公文、信函等应用文体中。

在上述交际顺应理论、叙述动力理论,特别是在交际顺应理论的动态顺应研究基础上,本文从交际称谓切入,讨论称谓叙述的动态顺应和内外发生问题,旨在动态顺应行为模式的探索中实现交际称谓叙述思维与和谐社会理念的有效结合。这种结合性研究的思路包括把内外发生看成交际称谓叙述的动态顺应过程或者从叙述动力的内外发生来理解交际称谓的动态顺应问题。

2 交际称谓的动态语境顺应分析

2.1 交际称谓动态语境顺应的宏观分析

从交际语境诸要素的“整合”性思考(李洪儒 2008: 17)出发,可以对汉语交际称谓的语境顺应作如下历时考察。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一直使用称谓“先生、太太、小姐”。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同志”一词取代“先生、太太、小姐”成为通用的社交称谓词。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现代汉语中“同志”一词就其使用范围的广泛和使用频率的高低而言,已经完全失去了它在过去40年间曾经拥有的辉煌,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除了在一些正式的工作场合之外,很少听到这个词。“同志”一词由于受社会观念变化、语言心理作用以及词语过度使用(an over-used form)的影响,逐渐有了被其他称谓形式取而代之的倾向(杨永林 2005: 84)。继“同志”之后,“师傅”一词出现在社会舞台,成为带有全民接受性的通用称谓词。一时之间,中国大地到处是“师傅”声,“师傅”遍及各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由政治文化向工商文化转变,中国大众倾向采用“先生、太太、小姐”这几个在解放后曾经一度视为“资产阶级糟粕”的称谓词。称谓形式“先生、太太、小姐”既排斥政治文化,又超越以“师傅”等口头语色彩较重的称谓词为代表的世俗文化。然而,新世纪开始以来,“小姐”这个“死而复生”的称谓形式(as a revived address form)还未来得及回味“平反昭雪”、“喜获新生”的滋味,由于受新闻媒体中经常指代与色情服务有关的内容的影响,就又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社会上也就有了“坐台小姐”、“三陪小姐”甚至“作小姐”之类的贬义用法,这就导致有餐馆服务员公开贴出“请叫我们

‘服务员’,不要叫‘小姐’”的告示。不仅如此,“同志”一词的命运也日渐式微,以至于有时竟成为男女同性恋(homosexism)的代名词。于是,一种互联网赐予的称谓词“美眉”(美眉乃妹妹的谐音,英文缩写写为MM)应运而生,进而由网络称谓词“美眉”衍生出实际称谓词“美女”甚至“帅哥”,居于“美女”与“帅哥”之间的则是“老大”、“哥们”之类,从而出现了如今“先生(太太、小姐、姑娘)、同志、师傅、美女、帅哥、老大、哥们、朋友、老板”等诸多称谓词语同坐一席、多元并存的“称谓世界”。

2.2 交际称谓动态语境顺应的微观分析

“先生”的内涵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各有不同。《论语·为政》:“有酒食,先生馔”。注曰:“先生,父兄也。”《孟子》:“先生何为出此言也?”当时的“先生”已经开始指称有学问的长辈。《国策·卫策》注对“先生”一词的含义有进一步说明:“先生长者,有德之称”。最早将“先生”用作对老师的称谓,见于《礼记·曲礼》:“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郑玄注:“先生,老人教学者。”<汉>韩婴《韩诗外传》云:“古谓知道者为先生,犹言先醒也。秦汉以后,对于学官、术士、工匠、丈夫等也称先生。元代以后对行医、占卦、管账、商贾、皂隶皆称先生(田惠刚 1998: 309)。结合“先生”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内涵,从字面上推根溯源,“先生”一词其意在“先”。古时本意指始生之子,即头生。从字面上看,就是先自己而生,也就是兄长。为什么用这两个极普通的字眼称呼别人,说话人就表示恭敬,称呼对象也就觉得受到尊敬呢?因为在严格以年龄论尊卑的封建礼教社会里,哪怕是先生一天、先生一个时辰,也就取得了兄长的地位,就有权得到后生者的恭敬和顺从。因此,辛亥革命以后,“先生”一词成为社交场合通用的交际称谓,不分男女老少皆可称先生。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先生”称呼男士,这业已成为一种时尚。

“太太”一词,其来历说法是:古时官家称同辈男子的妻子为“夫人”,称上一辈男人的妻子为“太夫人”。由于近古汉语多用双音节词并且习惯重叠,如“哥哥、舅舅、姑姑”等,“太夫人”的称谓三个音节叫起来不方便,经过缩减重叠便成了“太太”。这样,新名词“太太”便应运而生。

至于“小姐”,《说文》有云,“姐”与“母”通(蜀谓母为姐);魏时对乐人也称姐,宋沿此俗,并正式用来指青楼卖笑女子,“小姐”一词正源出此。宋时闺阁女称“小娘子”,而小姐乃贱者之称。到了元代,“小姐”词义发生改变,逐渐上升为大家、贵族未婚女子的称谓。如《西厢记》中有:“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明代以后,“小姐”成为深闺女子的尊称和专称,并流行于民间至今。

2.3 交际称谓动态语境顺应的综合分析

汉语交际称谓词的这些变化能够给予语言工作者什么启示呢?首先,从社会语义研究层面来看,社交称谓的这种语义变化具有一种普遍意义。正如布朗与吉尔曼

(Brown & Gilman 1960)的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它们反映一种“始于尊贵,终于轻贱”的语义降格趋势(semantic degradation)(杨永林 2005: 85)。昔日称谓“同志”具有显赫声望,现如今却成了男女同性恋的代名词;“师傅”一词也体现出广泛的平民意识。其次,结合社会语言学语言性别歧视研究,恰如“同志”和“师傅”内容所指,这种称谓形式上的语义降格不是发生在女性所指如“小姐”之上,就是表现在通性形式(epicene)如“同志、师傅”之上;曾经与“小姐”一词同生死、共命运的“先生”这个称谓却因为明确的性别所指隐含的权势话语内容,没有遭受到这种社会语义上降格使用的厄运。最后,基于社会语言学语言称代系统的研究,较之“同志、师傅”这一对称谓而言,“先生、夫人、姑娘、小姐”这些称谓词的使用体现出更强的社会身份意识(stronger social consciousness)和权势底蕴。前者所含同等意味强于后者,而后者所含的“礼貌”程度(何雅媚 2009: 87)又高于前者。

上述现象,细究起来,无疑是交际顺应的动态顺应效应所致。交际中称谓语的选择就是对各种语境因素的顺应,即对语言使用者的顺应、对心理世界的顺应、对社交界的顺应以及对物理世界的顺应。各种语境因素在称谓语的选择中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称谓语的选择。这种顺应不仅是对个人身份、个人心理、个人文化背景的顺应,而且因为个人始终是社会的一分子,其背景也会受到社会大背景的影响,因此这也是对社会身份、社会心理、社会文化背景的顺应。通过应用基于交际顺应的动态顺应来分析称谓语的选择,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上述4种不同语境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称谓语在上述语境中的选择和使用,并最终能够使我们发现动态顺应的局限性。不言而喻,随着社会生活变化和节奏的加快、语言的变化,新旧词语交替和语义流变(the semantic drift)的速度会更快,周期也会更短。结合社会语用学研究,可以看出,交际称谓的叙述形式不仅与交际顺应的动态顺应有关,而且与叙述动力的内外发生动力源因素有关。也就是说,动态顺应必定受某种外在或内在的动力驱使,从而形成一种有机结合的动态顺应过程。

3 交际称谓语境顺应的叙述动力分析

叙述动力的内外发生决定,分析动力特征必须从内和外两个维度着眼。从外部动力看,须要分析社会和世界多种关系的合力对叙述动力的影响。如果属于个体动力,则须要追溯这种动力的初始缘由。而“这个初始缘由便是欲望。欲望产生力量”(刘恪 2006: 151)。

3.1 动态语境顺应的外部发生分析

其实,一个民族,不管它如何现代化,不管它吸收多少其他民族的东西,也不管它怎样主导世界文化的新潮

流,都不可能彻底摆脱其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比如,一个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就不可能没有人际交往,有人际交往就必然有相应的交际礼俗,而这种礼俗是特定群体在特定地域、特定文化背景中长期逐渐形成的,因而必然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汉语称谓是缘于汉文化的礼教传统。华夏民族早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就培育了周礼这样高度发达的礼教文化,因为我们的祖先认为“礼”是社会安定太平的根本。“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有礼才能“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人有礼则安,无礼则乱。礼教的核心就是正名定份,所以有“名份”之称。所谓“名”,即名位,“份”即与名位相应的职份。孔子提出要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人们将这种社会等级观念通称为儒教。它是支配家庭制度的社会哲学。正是这种观念在维持着中国的社会秩序。儒家认为,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并使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地位相称,社会秩序就有保障。“五伦”中的4项关系都与家庭有关。这5大伦理关系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此处的最后一项关系和家庭一致,因为朋友可以包括家庭圈子里的人,即“家里的朋友”。于是,家庭就成为所有道德行为的出发点。进一步,人们相信,一个由好兄弟好朋友组成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好国家。(林语堂 1995: 183)因此,“先生”、“太太”等才逢凶化吉,经久不衰,“美女”、“帅哥”、“老大”、“哥们”等才适时而至,孕育而生。

于是,文明古国的“宗法制度”与礼仪之邦的“礼教传统”的完美结合成为汉语亲属称谓向交际称谓泛化的外在动力源因素或者交际称谓叙述的外部发生动力。

3.2 动态语境顺应的内部发生分析

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甚至是人类社会的基石。这种制度与个人休戚相关,因此带有个人色彩。这种制度给我们的孩子们上的第一课就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责任,相互调整的必要性,自制、谦恭,明确的义务感,对父母感恩图报和对师长谦逊尊敬。这种制度几乎取代了宗教地位,给我们维系人的社会生存和延续家庭的感觉,从而满足人们超越生死的愿望。这种制度通过对祖先的崇拜,使得人们永生的愿望看起来切实、生动。这种制度培植了家族的荣誉感。

的确,一种道德义务和家庭荣誉感促使人们相互提携。作为家族或家庭中的一员,家族或家庭的温馨驱使人们向往亲情。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情怀唤起人们对亲情的追逐。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感触激起人们怀念亲情。

对亲情的向往、追逐与怀念,凝聚成一股维系家族或家庭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沿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轨迹推延开去,就显而易见地形成了亲属称谓向交际称谓泛化,宗教文献向世俗文献扩散的内部动力源或者交际称谓叙述的内部发生动力。

4 交际称谓的国际性接轨分析

4.1 交际称谓国际性接轨的理论探讨

“顺应论是一套完整的语用研究理论,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解释力。”(张艳君 2009: 81)这种理论对研究交际称谓动态语境顺应问题具有指导意义。然而,从现实看,交际顺应理论有其自身的缺陷:首先,难以解释汉语大量交际称谓(如“同志”、“师傅”等)不能通用;其次,也不能解释有些通用交际称谓虽然顺应了交际语境,却依然难以在现实社会语境中独领风骚。反思发现,顺应理论并非万能。

要知道,21世纪,我们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变化。第一,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提出,使得“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动态顺应的基本动力。第二,顺应理论的精髓只注重顺应能力的增强,难以避免使个体随波逐流的弊端。第三,共生与多赢的战略思想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主流,顺应各自社会的交际语境及其应运而生的交际称谓形式与21世纪的新思潮显得格格不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交际环境的变化,交际顺应理论的缺陷也逐渐浮出水面:第一,过分强调顺应而容易导致对交际称谓动态语境顺应的随意性;第二,顺应理论没有将顺应能力的培养与顺应动力需求结合起来,因而脱离了顺应的动力基础和交际者的认同。这样,再好的“动态顺应”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可见,结合叙述动力的动态顺应(相对动态顺应)是适应交际称谓叙述的较好模式,有利于和谐社会与和谐交际称谓的统一,逐步形成人际间的称谓和谐。

4.2 交际称谓国际性接轨的实践分析

汉语交际称谓从亲属称谓向交际称谓泛化,称谓文化从宗教向世俗转变,早已不是新鲜论题。然而旧式称谓如今却似乎赋予与时俱进的内容(如“美女”、“帅哥”、“老大”、“哥们”等),其语用和文化内涵虽与英语交际称谓相悖。

就交际称谓而言,英语与“先生”、“太太”、“姑娘”相应的通用称谓词依次是 Mr, Mrs (Ms) 和 Miss。一般来说,Mr 可用于任何年龄的成年男子;Mrs 可用于结过婚的女性;Miss 则可用于未婚和因丧偶或离异等而独身的女性,甚至80岁的老妪也可称 Miss(相当于汉语“老姑

娘”),但一般多用于未婚少女。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开展,前些年又出现一个 Ms,意与 Mr 对应,指任何年龄的成年女子。此称谓虽已经进入英美社会,但远未达到与 Mr, Mrs 和 Miss 平起平坐的地步。至此,从所指层面看,英汉语中这几个相应的称谓词在信息上等值;从语义层面、内涵意义或者内涵意义的外部发生因素着眼,其信息殊途同归。以 Mr 为例,Mr 是 Mister 的简写形式,而 Mister 则是 Master 的弱化形式,Master 义为“主人”、“雇主”、“大师”。可见,西方人崇拜权力(power)。此处,西方社会的法制权利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权利不谋而合,成为英汉交际称谓接轨的外部发生动力。(张从益 2009)

从内部发生动力看,英汉语民族的文明传统并不像热衷文化比较的文人学士所判断的那样,道分二途,截然有别。实际上,两者之间同多异少。作为两种语言载体的人们,多少年来都在推行人道,追求大同。只是英民族借重个人权利,而汉民族借重个人义务罢了。维护个人权利和承担个人义务都蕴涵着一种强烈欲望。正是这种欲望成为主要内在叙述驱动力。

参考文献

- 何雅娟. 言语交际中亲疏关系信息的转递[J]. 外语学刊, 2009(5).
- 李洪儒.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J]. 外语学刊, 2008(6).
- 林语堂. 中国人[M]. 上海:译林出版社, 1995.
- 刘恪. 现代小说技巧讲堂[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田惠刚. 中西人际称谓系统[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 王欣. 文化语境顺应对言语交际的阐释[J]. 外语学刊, 2008(4).
- 杨永林. 社会语言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张从益. 文化语言学研究(英)[M].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
- 张艳君. 顺应论中的合作原则[J]. 外语学刊, 2009(5).
- Verschuere, Jef.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Kerby, Paul A. *Narrative and the Self*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Brown, Roger & Albert Gilman. The Pronoun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0(4).